

非常经典

苏联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。伟大的卫国战争把奥列格这一代青年推上政治舞台，而他们的英勇斗争和壮烈牺牲，证明他们不愧为社会主义时代的新青年。

青年近卫军 (二)



[前苏联] 法捷耶夫

CLASSIC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非常经典

青年近卫军(二)

(前苏联)~~法捷耶夫~~ 著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非常经典/张兴主编. —喀什: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;乌鲁木齐: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 2006

ISBN 7—5373—1405—5

I. 非... II. 张... III. 文学—作品—世界—青少年读物 IV. I1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01920 号

非常经典

青年近卫军(二)

(前苏联)法捷耶夫 著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:830001)

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mm×1168mm 32 开

印张:2000 字数:20000 千

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ISBN 7—5373—1405—5 总定价:5160.00 元(共 200 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

前 言

铭刻岁月的灿烂，绽放思想的力量。采撷智慧的点滴，汇聚灵感的微妙。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，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。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，追寻先贤的足迹，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。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，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，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、唯美、神奇和信念。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，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。

在这套《非常经典》丛书中，共收录了近 50 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，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。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、托马斯·哈代、查尔斯·狄更斯、雨果、儒勒·凡尔纳、巴尔扎克、莫泊桑、列夫·托尔斯泰、契诃夫、马克·吐温、海明威、泰戈尔、卡夫卡等等。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、社会风貌、宇宙神秘，一一展现。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、事、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，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，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。对于人本身而言，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，历史记载着，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，历史继续着。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，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，更重要

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。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，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，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。

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，不足之处，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。

编 者

作者簡介



亚历山德罗维奇·法捷耶夫(1901—1956),前苏联时期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家之一。1901年12月24日,法捷耶夫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。父亲曾参加过革命活动。1912至1919年在海参崴商业学校学习时,接近布尔什维克并参加革命活动。191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。1919年至1921年在远东参加红军游击队,出席苏联共产党第10次代表大会,见到了列宁。大会期间参加镇压喀朗施培德反革命叛

乱负伤。同年秋入莫斯科矿业学院学习。1924年后受苏联共产党派遣，先后在库班、罗斯托夫、莫斯科担任工作。从1927年起，法捷耶夫一直在莫斯科专门从事文学运动，担任“拉普”（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）、全苏作协领导工作，1956年自杀。

法捷耶夫的早期作品小说《泛滥》（1922）、《逆流》（1924）和长篇小说《毁灭》（1927），是他亲身参加革命斗争实践的产物。它们都以国内战争为题材，以苏联共产党员的战斗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。鲁迅于1931年将《毁灭》译成中文出版。

20世纪30年代，法捷耶夫着手创作两部长篇小说《最后一个乌兑格人》和《黑色冶金业》，前者写一个不开化的民族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变化；后者写苏联工业战线的斗争。

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，法捷耶夫任《真理报》和新闻通讯社记者，发表充满战斗激情的政论文章和特写，1944年出版特写集《封锁时期的列宁格勒》。

1945年，法捷耶夫创作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篇小说《青年近卫军》。这部小说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技巧，都堪称是战后苏联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。小说通过克拉斯顿诺共青团地下组织“青年近卫军”同德国侵略者英勇斗争的故事，歌颂了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，塑造了性格各异、栩栩如生的青年英雄形象。

目 录

第 十 九 章	1
第 二 十 章	22
第二十一章	54
第二十二章	83
第二十三章	101
第二十四章	115
第二十五章	125
第二十六章	146
第二十七章	163
第二十八章	190
第二十九章	211
第 三 十 章	236
第三十一章	262
第三十二章	283
第三十三章	294

第十九章

最奇怪的是他们这么快就谈妥了。

“你在看什么啊，姑娘？德国人开进克拉斯诺顿了！你难道没有听见上杜望纳雅传来的卡车的声音？”谢辽萨站在她的脚旁，好容易抑制着呼吸，说道。

华丽雅仍旧带着那种平静的、又惊又喜的表情，默默地望着他。

“你往哪儿跑啊？”她问。

有一刹那的工夫他感到有些发慌。但是不，这个姑娘不可能是坏人。

“我要到你们学校里去，看他们怎么……”

“你怎么去法？你难道去过我们学校？”

谢辽萨说，大约两年前他曾到他们学校去过一次，参加文艺晚会。



“我总有办法溜进去。”他笑了一声。

“但是德国人会不会第一步就占领学校？”华丽雅说。

“我要是看见他们来了，我就一直往公园里跑。”谢辽萨回答说。

“你知道，最好是待在阁楼上，在那里什么都看得见，可是人家看不见我们。”华丽雅说着就在毛毯上坐起来，很快地整理了辫子和衬衫。“我知道怎么进去，我可以给你做向导。”

谢辽萨突然露出了几分踌躇的神气。

“你看，是这么一回事，”他说，“如果德国人冲进学校，我们就得从二楼跳下去。”

“那有什么办法呢。”华丽雅回答说。

“你能行吗？”

“那还用问……”

谢辽萨望了望她那结实的、晒黑的、覆着金色柔毛的腿，心里感到一阵暖意。不用说，这个姑娘是能从二楼跳下去的！

不多一会，他们俩已经穿过公园朝学校奔去。



这所红砖墙的、宽大的、两层楼的学校就在公园大门旁边，在克拉斯诺顿煤业联合公司大厦的对面，里面的教室光线充足，还有一所很大的体育馆。学校里是空的，门锁着。但是，出于他们所追求的崇高目的，谢辽萨折了一束树枝，用树枝打破楼下面对着公园深处的一扇窗户，而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可耻的。

他们在地板上踮起脚尖穿过一间教室，走进楼下走廊的时候，他们心里不禁起了敬畏之感。整个宽敞的建筑物里都是静悄悄的，最轻微的窸窣声和响声都会在四周引起空洞的回声。在这几天里面，大地上有许多东西已经起了变化，有许多人和许多建筑物都丧失了原来的名称和任务，但是还没有获得新的名称和任务。不过无论如何，这总是教育过儿童的学校，华丽雅曾在这里度过她一生中许多欢乐的日子。

他们看到钉着“教师室”的小牌的门，钉着“校长室”的小牌的门，钉着“校医室”、“物理实验室”、“化学实验室”和“图书室”的小牌的门。是的，这是学校，成年人，也就是教师们，曾在这里把知识和应该怎样在世界上生活的道理教



给儿童。

看到这些放着空课桌的空教室，看到这些还保持着特殊的学校气味的房子，谢辽萨和华丽雅眼前突然浮现出他们在里面长大的那个世界。这个在过去和他们是不可分离的世界，现在却似乎一去不复返了。有一个时期，这个世界似乎是那么普通、平凡、甚至乏味。现在它突然在他们面前升起，却是这样无比的美妙、自由，充满了师生之间的坦率、真诚和纯洁的关系。现在他们，老师们和同学们，都在哪里呢？命运把他们拨弄到哪里去了？霎时间，谢辽萨和华丽雅的心都膨胀了，充满了对他们当时不知珍视的那个逝去的世界的热爱，充满了面对这个崇高神圣的世界油然而生的敬畏。

他们俩都体验到同样的心情，——嘴里虽然不说，可是心里都明白。在这几分钟里，他们相互之间特别接近起来。

华丽雅领谢辽萨顺着一座狭窄的小楼梯走到二楼，再上去，到了通阁楼的小门跟前。门关着，但是这难不倒谢辽萨。他在裤袋里摸了一会，掏出一把多用的折刀，其中就有螺丝刀。他旋下螺丝钉，卸下门的把手，让钥匙孔眼露



出来。

“你的本领真不错，一看就知道是一个会撬门溜锁的惯贼。”华丽雅取笑道。

“世界上除了撬门贼之外还有铜匠呢，”谢辽萨说，他转过脸来对着华丽雅笑了一笑。

他用凿子在钥匙孔里拨弄了一下，打开了门；晒得发烫的铁皮屋顶散发出来的热气，阁楼上晒热的泥土、灰尘和蛛网的气味，都向他们扑过来。

他们怕头撞在椽木上，弯着身子走到阁楼上一扇满是尘土的窗前；他们怕被街上的人看见，也不擦窗，就把脸紧贴着玻璃，两人的面颊几乎碰到一块。

他们从窗口可以看见通到公园大门的整条公园街，特别是可以看见耸立着州党委干部住的标准式房屋的那一边。正对着他们前面的街道拐角上，是克拉斯诺顿煤业联合公司的两层楼大厦。

从谢辽萨离开上杜望纳雅林子，到此刻他和华丽雅一起把脸紧贴着阁楼上满布尘土的玻璃窗，中间相隔的时间已经不短：德军部队已经进了城，整条公园街都挤满了车



辆，满眼尽是德国兵。

“德国人……原来德国人就是这样！德国人已经进了我们的克拉斯诺顿！”华丽雅心里想道。她的心扑通扑通地跳起来，她的胸部由于激动而起伏着。

谢辽萨更关心的却是事情的外表的、实际的一面；他的锐利的眼睛看到了他们从阁楼窗口看出去的视野中的一切，不自觉地把每一个细节都记住了。

学校和煤业联合公司中间相隔不到十公尺。煤业联合公司的房子比学校低。谢辽萨可以看到下面的铁皮屋顶、二楼的房间内部和楼下靠窗的一部分地板。除了公园街之外，谢辽萨还看到有些地方被房屋挡住的别的街道。他还看到被德国兵霸占的房屋的院子和后院。他渐渐地把华丽雅也吸引到他观察的范围。

“灌木，他们在砍灌木……你看，连向日葵都砍掉了，”他说，“可是这儿，在煤业联合公司里，大概要设立他们的司令部。瞧，他们那副作威作福的神气……”

德国官兵——事务员和文书——井井有条地把自己安排

排在煤业联合公司的上下两层。德国人的样子都很高兴。



他们把全部窗子都打开，在分配给他们的房间里东看西看，在桌子抽屉里乱翻，抽着烟，把烟头扔到煤业联合公司和学校中间无人的夹道里。过了一会，房间里出现了几个俄罗斯妇女，有老有少。她们都拿着水桶和抹布，一个个都撩起衣服，开始洗地板。干净整齐的德国文书们就拿她们当作说笑的材料。

发生这一切的地点离华丽雅跟谢辽萨是那么近，谢辽萨的心里突然一动，起了一个还没有完全成熟的、无情的、折磨着他同时又给他带来喜悦的念头。他甚至注意到，阁楼上的窗子很容易取下来。窗子很单薄，用几根细钉斜钉在窗框上。

谢辽萨和华丽雅在阁楼上坐了很久，他们已经聊起不相干的闲事来。

“后来你没有看到斯巧巴·萨方诺夫吗？”谢辽萨问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就是说，她什么话都没有对他说。”谢辽萨满意地想道。

“他还要来的，他这个小伙子很可靠。”谢辽萨说。“往



后你打算怎样生活？”他问。

华丽雅自尊地耸耸肩膀。

“这事，现在谁能说呢？谁也不知道将来会是个什么样子。”

“这倒是真的。”谢辽萨说，“以后可以去看你吗？你爸爸妈妈不会骂吗？”

“爸爸妈妈！……你要是愿意，就明天来吧。我还可以去叫斯巧巴。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。”

“华丽雅·鲍尔茨。”

这时传来了长长的自动枪声，后来又是几声短的，——大概是从上杜望纳雅林子那边传来的。

“在放枪。你听见吗？”华丽雅问。

“我们坐在这里，也许城里已经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了，”谢辽萨一本正经地说，“也许德国人已经住到你们家里和我们家里去了。”

这时候华丽雅才想起来，她是在什么情况下从家里出来的，她想，也许谢辽萨说得对，母亲和父亲在为她担心。



自尊心不让她先开口说她应该走了，但是谢辽萨却从不关心会有人惦记他。

“该回家了。”他说。

他们就顺着原路出了学校。

他们在花园前面的栅栏旁边又站了一会。他们一块儿在阁楼上待了那一阵之后，现在都觉得有些忸忸不安。

“那么我明天来看你。”谢辽萨说。

回到家里，谢辽萨得知后来他在夜里告诉沃洛佳的消息：留在医院里的伤员们被运走和费奥多尔·费奥多罗维奇医生遇害的事。这是当着娜佳姐姐的面发生的，是她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告诉了谢辽萨。

两辆小汽车和几辆载着党卫队员的卡车开到医院门口。娜塔丽雅·阿列克谢耶芙娜走了出来，他们命令她在半小时内腾出房子。娜塔丽雅·阿列克谢耶芙娜马上关照所有能够行动的病人搬进儿童医院，但是她仍旧请求放宽腾房的限期，因为她有许多病人不能起床，而且又没有交通工具。

军官们已经坐进了汽车。